

白流苏望着窗外，还是那样，整个的房间像暗黄的画框，镶着窗子里一幅大画 ● 那醇醇的、氤氲的海涛，直溅到窗帘上，把帘子的边缘都染湿了 ● 范柳原的手摸着白流苏的手，白流苏感觉到了，无力地躲着，范柳原去望白流苏，白流苏只是去望窗口的那幅画 ● 范柳原喘息着，猛地拥住了白流苏 ● 白流苏稍稍挣扎了一下，便拥住了范柳原 ● 海涛在窗子外面响着，范柳原和白流苏在屋里拥吻着 ● 两个年轻的身体揉着，变换着，比伦巴舞看上去还要热烈些，还要浪漫些 ●



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改编

倾城之恋

邹静之 刘亚玲/著

- 流苏，你不会怨我吧？
- 我怎么会去怨一个梦……

● 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。

● 接下来是，你呵，你呵，那个女人真有那么美吗？

● 又胡说了。

- 什么是胡说，不是“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”吗？
- 应该是，美呵，美呵，靠这样美的女子我可怎么办呵。

● 我和柳原的姻缘是因整个城的倾覆而获得的，我们在苦难中相知，相携，更加相爱。我诅咒战争，赞美爱情。

傾城之志

邹静之 刘亚玲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目 录

第 一 集	1
第 二 集	25
第 三 集	56
第 四 集	88
第 五 集	115
第 六 集	139
第 七 集	163
第 八 集	190
第 九 集	214
第 十 集	239
第 十 一 集	265
第 十 二 集	291
第 十 三 集	318

第一集

1 白公馆正厅 日 内

白公馆堂屋正厅里，白老太独自坐在太师椅上。

屋内的陈设，老旧但不失华贵。

女仆惠珠在一侧垂手而立，像是听着屋外的动静。

2 过廊 日 外

过廊。仆人白安正急急向堂屋走来。

廊外，秋日的天空在灰色院墙的上方露出湛蓝的天色。地上落着些许黄叶。

3 白公馆正厅 日 内

白安进堂屋。

白安在白老太面前站下，低着头回话。

白安：老太太，各屋都请了两回了……还是不动。

白老太坐着，像是没听见一样地想着什么。

白老太伸出右手，惠珠赶紧过去，拿了倚在太师椅旁的拐棍递到白老太手里。

白老太握住拐棍抵住地，惠珠赶紧伸了手，扶白老太起身。（按流苏二十多岁算白老太不至太老）

白老太：好，我亲自去请！

白老太向屋外走去。惠珠跟上去。

白安已退到门槛前，待白老太走到门前时，白安伸出胳膊向前架了。白老太扶着白安的手臂，过门槛。白老太沿过廊向各屋走去。

秋叶旋转地落下。

4 街上 日 外

三十年代上海街上热闹的情景。

两辆洋车在街上走着。前面的洋车帘子垂着，女仆胖阿花随洋车快走。后面的洋车敞着篷，坐着徐太太。

徐太太：阿花呵，往右。

阿花接喊：往右。

洋车夫欲往右。车帘里传出白流苏的声音。

OS 白流苏：往右去哪儿？

徐太太在后边喊：先去裁缝铺取衣服。

白流苏的车等着，不说走也不说不走。

胖阿花跑过来听了徐太的话又跑回：六小姐，徐太太让先去裁缝铺取衣服。

OS 白流苏：谁做了衣服呢？

胖阿花：徐太太没说。

洋车夫等着。

OS 白流苏：……走吧。

5 白良越屋 日 外

白老太来到三儿子白良越门前，杵着拐棍在地上戳着。笃笃笃……

白老太扳着脸，静静站着。

6 白良越屋 日 内

白良越靠着椅背坐着，闭着眼睛，三太太挨着门站着，耳朵朝外听着，手放在门把手上并不开门。

三太太小声：良越，妈来叫了。你倒是想个办法呀，眼不见就净了？

白良越坐起身来：妈来叫就会叫出钱来了？六妹出阁，公账出钱不结了，非要各屋出钱。

三太太神态不安地朝白良越走去。

三太太：你小着些声。怕妈听不见吗？

白良越并不放低声，声音越来越高。

白良越：老四媳妇管着公账，每遇见要紧的事情，一定把钱拢得紧紧的。白家让她管公账，怎么就当作是自家的钱了呢？

三太太：小声些。

白良越：我不去。她管着金山银山，非逼着妈着急。我不去！

三太太：良越，你怎么就不知道把话存在心里呢。

白良越：这是在我家，凭什么存在心里？

三太太：好好好！妈来请了，去不去自己拿主意！（撩帘子进里屋）

7 街上 日 外

洋车在街边停下。

徐太太：阿花，快进去取衣服。来，这是收据。

胖阿花跑向徐太太去取收据。

白流苏在洋车的帘子里，至此没有露脸。

徐太太下了车过来：流苏啊，唐少爷见了你一定会带着十二分的诧异赞美你呢。这才叫两情相悦。数来数去我做过的媒，就你这一桩最可人心了。

胖阿花捧着个包袱过来了。

OS 白流苏：徐太太，是谁的衣裳呵。

徐太太：你不要管，白家现在不比以往了，算我送你的。

白流苏先是没声，后终于撩开帘子，终于露了脸：徐太太，谢谢你，白家是不比以往了，但嫁人的衣裳还是有得穿的……

徐太太：不是那意思，我这人不会说话，街上不方便不说了。快，照相馆。

白流苏把帘子放下，车走。

8 白良泳屋 日 外

白老太来到四儿子白良泳门前，用拐棍戳着地。笃笃笃……

门开了。四太太和白良泳站了出来。两人恭敬地立在门口。

白老太：我请你们到堂屋去，有话说。

白良泳：妈进来坐坐吧。

四太太：妈还用您亲自来呀。

白老太回身走：哼！天气好，我走走。

四太太：我们这就去。

9 唐公馆 日 外

唐一元西服革履从屋里出来，一脸的喜悦。小姨娘从另外一边迎了出来。

唐一元：小姨娘。看看怎么样？

小姨娘：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少爷今天从里往外地透着高兴呢。

唐一元：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谁也免不了俗。（说完要走）

小姨娘：等等，老爷才传话了，让穿着长袍马褂去照结婚照片。

唐一元：为什么？

小姨娘：没说。

小姨娘瞅着唐一元不高兴的模样。

小姨娘：先不说这个……白家姑娘怎么样？

唐一元：满好。

小姨娘：看样子不是一个好，要十个好才能拴住你。

唐一元：……小姨娘，穿长袍马褂，去和白小姐照相，万一人家穿的是西装不是要闹笑话吗？

小姨娘笑了起来：万一人家穿的不是西装呢。她可是个老户人家。

唐一元：现在年轻人哪有不穿西装的。真要那样，我再换也不迟呵。

小姨娘：还是换好了穿了出门，这日子不要惹老爷不高兴。

唐一元站了会儿：好吧，换。

10 崔姨太屋 日 外/内

白老太太来到崔姨太门前，惠珠上前正待敲门，宝络从里面打开门。屋里，崔姨太在蒲团上背对着门打坐念经。

宝络：妈，您来了。

宝络正欲叫崔姨太，被白老太太止住。

白老太太：别扰了念经的人。一会儿叫你娘来堂屋，一家人说说话。

崔姨太听见声音没动，依旧坐在蒲团上念着经。

白老太太其实是想等她回头，见没动，回头走出屋。

白老太太：阿弥陀佛。

11 照相馆 日内

徐太太打开包袱取出西式上装展开。

徐太太：人家是依着尺寸做的，尺寸是我偷着问宝络要的，这家裁缝的手艺是一等一。流苏，快试试。

白流苏看着西式的衣服：徐太太，不用了。

徐太太：流苏，唐少爷是西派人物，你穿上这件西式上装，搭配得很。

白流苏：唐公子是西派人物，我们白家是读书簪缨之家，风范不同，要依也该他依我才是。

徐太太：先把婚结了，再说依不依的话，已经做好了就穿上吧。唐

公子见了一定高兴得不行。

白流苏：我来照相，原不是来逢迎唐家的。

徐太太：也不是逢迎唐家，都穿一派的衣服，也显得和和美美。

胖阿花：这还是让我们小姐依着唐家少爷了。唐家少爷怎么不穿华服依着我们小姐呢？还没过门就要看唐家的脸色，往后还不知道怎样呢。

徐太太：阿花，劝还来不及呢，你还说这话。

白流苏：徐太太，害你破费了。本来穿着喜欢的衣裳才随意，随意才自然。不然照出相来也少了喜庆的模样。衣服我收下了，谢谢你。

照相的伙计，从外边进来：唐公子来了。

流苏不去望，徐太太赶紧转身去望，只见唐一元提着中式袍子两侧，快步走了过来。后面跟着司机小刘，高擎着一身西装。

徐太太高兴地拍起手来：真的是不谋而合了，这才叫情投意合呢。

唐一元凑上来：徐太太好……白小姐好。

白流苏笑着点头，算是回应了。

徐太太：唐少爷，我这正担心你们一个是华服，一个是西装，穿到两岔里去了。这下好了，都是华服。怨我多事。

唐一元：是呵，那我算是穿对了。白小姐。

白流苏：哎，唐少爷。

徐太太：叫错了。该叫流苏、一元了，结婚照都照了，还这么客客气气的，不和美。

照相师：徐太太，人家这是孟光遇见了梁鸿，先头是要相敬如宾的。

徐太太：不行。宾客的称谓一定要免了。再让我听见，一定要罚的。

白流苏和唐一元两人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12 白公馆正厅 日内

白家人都到齐了。正厅里静悄悄的。

三太太挨着白良越，四太太挨着白良泳，崔姨太自己坐着。

白太太师椅上坐着白老太，神情肃穆。

白老太：……妈不是那种不晓事的人。没事我不会叫你们来……（众人听着）流苏要嫁人了……浦东唐家，你们是知道的，虽非诗书名门，但这些年也是积攒下一些家业。在以往唐家自然是不能与白家相比的，但现在白家已不是从前的景象了……给流苏找了这么一个人家，也

算是对得起她了。找你们来，就是商量着各屋都出些钱，把流苏热热闹闹地嫁出去，别让人家把咱们白家看小了。

各房不语。

白老太：惠珠……

惠珠将一个发旧的锦盒递给白老太。白老太将锦盒握在手里，并不打开。

白老太：我这里有件首饰，拿出去总会有二百大洋的数，算是起个头。（放在桌上）你们各屋不论怎么样，不能太不像样了。

各屋依旧不语，静静地坐着。

13 照相馆 日 内

照相师：好好，看这儿，笑。（捏动皮球的一刹那，唐去握她的手，白流苏突然低了下头。）

照相师：女宾低头了，再照一张。（换底片）

白的手在唐的手中，不动。

照相师：还是刚才的姿态，看着我，哎对，先生往里靠靠，哎对，笑一笑，不动。

唐一元和白流苏应着“笑一笑”的话音都眉开眼笑了。

照相师：好个来。

照相师捏了皮球，徐太太立刻鼓起了掌。

胖阿花过去扶着白流苏。

胖阿花：小姐照得真好。

唐一元走向照相师。

唐一元：那张低头的也洗出来，两张都要。

白流苏：那张不好吧。

唐一元：何以见得？

白流苏：低头了。

唐一元：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。”徐志摩的诗不是这么说过了吗？

白流苏：是啊？流苏不太看新诗。还是水洗出来的好。

唐一元：我要洗，一定要洗。

徐太太圆场：多一张少一张没大关系，唐少爷，等下做什么？

唐一元：吃饭。

徐太太：好吃饭，我饿了。

白流苏脸上有些许的不快。

14 白公馆正厅 日 内

白家正厅这时已由沉默寡言变得热闹起来。

白良越：按说六妹出阁，我们当哥嫂的本应当有一份钱出一份钱，有一份力出一份力，热热闹闹、排排场场地把六妹嫁到唐家去。可是咱们毕竟是败落了。说句不长志气的话，就像纸糊的人，花团锦簇是给外人看的，肚子其实是空的。哪里比得了唐家，盆也满，钵也满，在这上海滩上是出了名的暴发户……

白良泳：三哥话不能那么说……

四太太：（一下拉住良泳）三哥说得对。这两年乡下租子收不上来，入少出多，既然财力比不过唐家，索性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吧……

白良越：四弟妹你这话我懂，可我不是你那个意思。

四太太：是吗，那三哥您就明说了吧，用不着往远了扯。

白良越：……你刚才的话不说我也明白，无非是提醒我们公账没钱。

四太太：您算说对了，其实，这话还用我提醒吗？若是公账里有钱，妈叫各房出钱就是妈不讲理了，对吧，妈。

白老太不说话，闭眼听着。

三太太：良越，你又不管账，讲那么多做什么。

白良越：哎，我不管账怎么了，我不管账，就该听任管账的胡说吗？

白良泳：三哥，胡说这话怎么讲。

四太太：等等三哥，这账也不是我们要管的，是妈让管的。三哥要想管，妈说一句话，我们就交出来。

众人不说话了，看着白老太。

白老太：……管账的事，今天不说，流苏出嫁的事是当紧。

白公馆的堂屋有楼梯通往楼上，楼上、楼下有关系。此时，宝络听见下面争吵，推开屋门走出来，走到楼梯边看着。

OS 四太太：……可三哥你毕竟还是在外边谋着事。你四弟成天就是呆在家里拉胡琴、玩字画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每月公账上就拨给各房那么些钱，你们局促，可想我们家呢，金枝、金蝉上学的辛苦自不必

提，一班级的同学，这个今天换这身，那个明天穿那身，唯有我们金枝、金蝉没得换，回来说起就只知道哭。我当娘的心疼，可是心疼又有什么用。白家毕竟不比以前了，徒有名门望族的名声，而拿不出名门望族的用度。现在连硬撑着门面都日见艰难了。良泳你倒是说句话呀。

(宝络听着，看着。)

白良泳：……没什么说的，听妈的。

15 街上 日 外

唐一元正把东西递给一定要上车回家的白流苏。

唐一元：饭局都定好了，要么就去坐坐。徐太太也是要谢的。

白流苏：……

徐太太：你们谢我的时候可是有呢，不在这么一会儿。

大家看流苏。白流苏不说话。

唐一元：流苏，出来这么会儿就想家了？

白流苏：倒也不是，出门只是说来照相的，没说要吃饭，怕家里人着急。

唐一元：到了馆子，打个电话过去不就行了。

阿花没好气：少爷，白家规矩不能电话请假的。

徐太太：那听我的就散了吧。也是，还没过门呢，就一起去吃饭，抛头露面的也要招惹闲话。（这话才说到白的心里了。）唐少爷，你再等几天，以后有的是饭吃。相都照了，你还放心不下吗，六小姐要回家，就先让她回吧。

唐一元：也好，我放车子送流苏回家。

徐太太：多好的性情呀。什么事都是顺着人的。

唐一元关车门：小刘开车吧。

轿车向前驶去。徐太太和唐一元扬着手作别。

16 宝络屋 日 内

宝络在屋里绣着一只绣鞋。门开了，底下争吵声灌进来。宝络回头见是流苏回来了。

宝络：呀！新人回来了。

白流苏不接话：底下又为什么事争着呢？

宝络：不管他们。姐，相照得怎么样？

白流苏：你别打岔，先告诉我底下在争什么。

宝络：吵了好一阵了，妈为你出阁的事，先是千请万请才把大家请到正厅议事。

白流苏：什么事这么认真。

宝络：让各屋给你出钱。

白流苏：……

宝络：各屋都只管告穷，再不提出钱的事。让我看，哥哥不像哥哥，嫂嫂不像嫂嫂。

白流苏不说话，听着楼下的争吵声。

宝络：我那姐夫他人怎么样？

流苏不回答，想了一会儿，拉开门，闪出屋去。流苏悄没声地在楼梯口往下看着。

白老太：良越，老大老二都不在了，你在家就是老大。是老大就要拿出做老大的样子来。

白良越：妈，不是不想做样子，是想做样子做不出来了。钱，钱没有，房，房没有，我还像个大小少爷吗？妈，您放心，我既为兄长，就要为人楷模。我这里有二十块钱，算是做兄长的一片心了。

白良越将掏出的二十块钱，啪地拍在茶几上。

白老太的脸色已变了。

白老太：白家真是要败了。

白良泳：毕竟是六妹出阁的事。妈叫大家来，就是为让大家帮忙，热热闹闹地把六妹嫁出去。好，我出一百。

白良泳将一百元钱放在茶几上。

三太太：这么理直气壮的，可谁又知道这些钱几块是自己的，几块是公账的。

四太太：公账每月都有收支明细，每月月尾都交妈看的。三嫂既是放心不下，就查查公账，我这就把账簿子搬来让三嫂查。

三太太：四弟妹你月月又送妈过目，我们怎么敢查。

三太太已捂着嘴哭了。

白流苏呆呆地看着。

17 唐公馆 日 外

唐一元长袍马褂地走了过来，小姨娘望见，跟了过来。

小姨娘：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不是说照完相还要吃饭吗？怎么，照相没换西装呀。

唐一元：恰好流苏穿的也是华服，般配得很。

小姨娘：看你美的，都流苏流苏地叫了，要不要先去给老爷请个安，老爷还惦记着你和白家小姐照相的事呢。

唐一元：我换了衣服就过去。穿着这一身别扭了一路。

小姨娘：才不是还说般配得很吗？既是去请安，就穿这一身过去吧。老爷传话让你这么着去照结婚照，让老爷看见，不是很高兴吗？

唐一元：小姨娘，你真有心。问你句话。

小姨娘以为如何，附耳。

唐一元：你整天地这么动心眼，坠不坠？

小姨娘：死东西，不知好歹。

唐一元笑着要走。

小姨娘：听好了，老爷让传话给你，这两天老实在家呆着。白家毕竟是望族，上海滩都知道的。你要不收敛出事见了报，大家都不好看。

唐一元：我是娶媳妇，不是戴枷锁。

18 白公馆正厅 日内

白流苏在楼上听着，旁边宝络也来了。

崔姨太：……大太太，流苏出阁的事，终归是大事，我不能落在晚辈后面。虽然流苏不是我的亲生，但她和宝络在我心里都是一样的。我出首饰。

宝络在楼上流泪了。

白良越：崔姨娘，你没听明白啊，最好要现钞。

崔姨太：现钱我没有。出首饰不是一样吗。

白流苏站在楼梯上静静地听着。

白良越：好，那我把屋里的旧床搬出去卖了！

白老太早已听不下去了，正好惠珠端了茶来，白老太一挥手，茶盅摔在地上，咣当！众人不出声了。

在一片寂静中，白流苏下楼，宝络靠后边跟着。

白老太一言不发，只望着惠珠收拾着地上的碎片，碎片叠在一起发出轻微的细响，在凝滞的气氛里显得十分刺耳。众人目光躲闪。白老太

一动不动。

白老太：流苏，你先回楼上去。等下叫你。

白流苏：妈，我有话说。

白老太：……

白流苏：妈、姨娘、三哥、三嫂、四哥、四嫂，刚才你们的话，我都听见了……既然家道败落了，也用不着那么排场了。能过得去就行，大家都不用为难了，我一点陪嫁都不要。（忍住了不伤感）

四太太：来，妹妹坐。

白良越：白安，搬椅子！

众人脸上虽然还是克制着严肃的样子，但都松了一口气。

白老太不动声色：流苏，话还轮不到你来说。

众人看着白老太。

白老太：虽说是你出嫁，但是白家嫁人！寒酸了，不是丢你的脸，是丢白家的脸。

白老太说着，众人都望着白老太坚定的目光。

惠珠新端来了茶，轻轻放在茶几上，然后退向一边。

白老太：流苏，你的心当娘的明白。但这事不再议了，一家两百万，我出四百。

突然从怀里掏出一银票，拍在桌子上。众人看着。

白老太：我累了。惠珠，扶我回屋。

惠珠过去递了拐棍，扶白老太起身，向外走去。

众人呆坐着。

19 唐公馆 日内

唐老爷子坐在太师椅上，唐一元还是中装，在他对面恭敬坐着。

小姨娘坐在一边，脸上挂着笑。

唐老爷：白家是书香世家，结婚照是要挂一辈子的，我们当然要随她们。不然我们唐家干吗要娶个遗老的女儿呵。为的是什么？

唐一元：爹，您说。

唐老爷：就是为了在富之后再加个贵字。

唐一元：有富不就是有了贵吗？

唐老爷：错。有钱能买富但贵不是钱买得来的。西洋人说三代才能

造出个贵族，话不错。我就你这么个儿子，总不能再让你娶个摩登女子进门吧……那人家更要说咱们唐家没有根基了。

唐一元：爹，那人家也会说，咱们唐家攀荣附贵哎。

唐老爷：好啊，让他们那么说去。

小姨娘：附的还是败了的旧贵。

唐老爷：不要说醋话，旧又怎样，前清翰林就是旧也值钱呵……但话说回来了，名分娶回来了，气势不能输给他们。

唐一元：爹，有这么复杂吗。

小姨娘：少爷，你听着吧，老爷高明就在这儿了。

唐老爷：结婚照是穿华服，为的是名分。可结婚那天，我们唐家的家人宾客都要着西装，仆从也都是西装。

唐一元：白家可能只会穿华服。

唐老爷：那就对了，压压他们的气势。不管怎样，现在的场面，还是西装流行。

唐一元：爹，不好吧，这好像要比什么似的。

小姨娘：少爷你听着呵。

唐老爷：就是要比，还要比个高下。别不高兴，是为你好……我听小刘说，照过了相，你邀她吃饭，她都不吃。要大家小姐的派头呢。

唐一元：也没有什么。

小姨娘：呀，还没娶过来就心疼了。

唐老爷：心疼也没错，但结亲如交国，气势上要分高下，我这么做是怕你将来受欺负。

唐一元：早知这样多的事婚就不结了。

唐老爷：丧气话，我还想着早抱孙子呢。多余的不要讲了。

小姨娘：少爷，你爹他想的可是真远。（酸）

唐老爷：不用你说，不想远了，咱唐家哪儿有今天。（拿雪茄，唐一元给点烟）这几天你别再夜夜出去了，好好呆着，不要惹出什么事来。

唐一元：放心，爹，我再不出门了，就等着那个贵人了。

20 白流苏屋 夜 内

月光照进白流苏的屋。白流苏躺在床上眼里噙着泪。门轻轻推开了。白流苏收泪，望着门，闪进来的是宝络。宝络穿着

睡衣小声地问着流苏。

宝络：姐，还没睡吧。

白流苏：宝络，来吧。

流苏往里靠靠，腾出地方，宝络已轻手轻脚地走了过来，掀开被子钻进去，和流苏并排躺着。

宝络侧脸要和流苏说话时，觉得枕头上有些凉。

宝络：姐，流泪了？

白流苏：……

宝络：……枕巾上好大的一颗泪珠，才叫我压破了。

流苏脸上露出笑容，擦擦两边的眼角。

白流苏：才滚下来，还没等我欣赏呢，就叫你压破了，说，该不该罚？

宝络忽然两眼浸满了泪水。

白流苏：怎么，要和我比比谁的泪珠子大吗？

宝络又哭又笑，泪没有淌出来。

白流苏：我才好了，你若一流泪，又该惹出我的泪了。你看，多好的月光。说月光如水，你看这月光淌得清清冽冽的，多好看呀。

宝络：姐，你算是熬出头了，要离开这个家了。从今往后，夜里睡不着，想找你说话，也只能等梦来了才行……可是睡不着，又哪里有梦呢？

白流苏：宝络，是不是也急着要出嫁了？要不要我和徐太太说一声……

宝络：……人家关心你，舍不得你，你还尽拿着人家取笑，是不是没惹出我的泪来不甘心呀？

白流苏动情地将指头绕着宝络的发丝，心里难受，有话想说，又怕话一出口又流泪。

宝络伸出胳膊来，将拳头放在白流苏手上。拳头张开，流苏手上就留下一对金镶宝石的耳坠。

宝络：送你。

白流苏：送我？这可是你最喜欢的一对耳坠。

宝络：咱这家里我和六姐最亲。我虽是姨娘生的，可姐你从来把我当成亲妹妹。我既舍得姐嫁人，自然舍得这对耳坠，如此还像是在姐身

边，天天坠在姐的耳垂上。姐你动一动呢，我就坠一坠，姐你就知道宝络在想姐姐了。不说了，我给你戴上试试，看看好不好看。

宝络翻起身，为流苏戴着耳坠，流苏静静地让宝络戴着。

白流苏：怪痒痒的，宝络，你的头发丝在我脸上拂着。

宝络：就忍一忍。只怕今后要这么着还要等呢。好了，坐起来看看，我去取镜子。

宝络下床去取镜子，流苏坐起身来。

宝络拿了镜子递给白流苏，白流苏在月光里照着镜子。

宝络：都说月下美人好看，今夜我才算见到了月下美人的模样。姐，我要是个男人，一定娶你。娶了你就在月光里看你，一点一点地看，看了额头看眉毛，看了眉毛看眼睛，看了眼睛看鼻梁……

宝络边说边在流苏的脸上比划着。

白流苏：好了，怪痒的。等到有一天，也有一样的月光，也有这么一个人细细地在月光里端详你。一点一点地端详，还要赞叹，“今夕何夕，见此良人。子兮子兮，如此良人何。”

宝络：六姐，拿我作比，怕不是在想唐公子吧。

宝络咯咯地笑了起来，流苏挠着宝络，宝络挠着流苏，两人笑成一团。猛地，两人住手了，笑声也停了。

白流苏：谁知会怎么样，想的总比真实的要好。

21 唐公馆 夜 内

唐老爷子坐堂屋的太师椅上看着一卷书。寂静中，唐老爷子眼睛离开书注意听着外面的动静。一会传来开门声，脚步声。人……

唐老爷：谁呵？

半天没人回话。再守一会儿传来小姨娘仓促的答话。

OS 小姨娘：我，我我关门呢。

22 唐家院子 夜 外

唐一元走向后窗户。

唐一元打开后窗户，一纵身跳了出去，再从外面将窗子关上。

23 街上 夜 外

街上，唐一元打了个响指，一辆轿车从暗处开了过来。

唐上车。车开向灯红酒绿处。